# 斐然集

一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柳遹祖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斐然集卷二十二

宋　胡寅　撰

## 無逸傳

臣頃任記注立侍經幄竊覩陛下親御翰墨書周公無逸一篇置之座隅聖心憂勤圖治濡毫灑牘不忘警戒臣退而取無逸篇誦讀研究至再至三雖聖言宏深未易窺測譬如涉海或得涯涘不俟揆度輒以淺陋之學

分章訓釋古今相去已數千年至於人心未嘗有異臣所以本原古訓貫以時事談經尚論而無益於今則腐儒而已恭惟陛下聖學緝熙高出一世如臣等輩何能仰望清光草芥賤微求裕覆載熒爝之照星輝大明僭易伏誅誠無所逭一言有補臣不虛生臣無任納忠隕越之至謹上

周公作無逸

臣竊原人之常情好安逸惡勤勞故雖聖賢必以勤

勞自勉而以安逸爲戒自昔帝王勤則治而興逸則
亂而亡人臣之忠愛其君聞勸其勤者有矣未有勸
其逸者也是故罔遊于逸益所以戒舜也克勤于邦
舜所以稱禹也無教逸欲皐陶所陳之謨也思日孜
孜大禹自勉之志也無時豫怠伊尹訓太甲也不惟
逸豫傅說告高宗也罔或不勤太保所以作旅獒也
不懈于位召公所以賦泂酌也有衆率怠成湯所以
黜夏之命也荒腆自息武王所以致商之伐也周公

之意何以異於此哉創業之君起於艱難生於憂患不敢自逸乃其常也如周成王中人之性耳承祖宗之後無險阻之嘗居于鎬京則不知大會孟津之勞也左右虎賁則不知秉旄仗鉞之勩也聽小人之流言則不知亂臣十人同心同德之美也周公之所深憂莫加於此矣故作無逸之篇以警其心成王誠信而力行之卒為賢君至於刑措不用兵革不試所謂始於憂勤而終於逸樂周公之有功於王大矣宜後

世明君以為永鑒也

無逸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

臣謂嗚呼者歎美之言也君子者聖賢之通稱也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皆謹於禮孔子稱之曰此六君子者則聖人亦可謂之君子也南宫适尚德而不尚力孔子稱之曰君子哉若人則賢人亦可謂之君子也所者猶居處也君子之安處其身者惟無逸乎無逸疑於勞動而不安然身修而治立乃所以為甚安也

好逸疑於閒暇而無憂然德毀而亂萌乃所以為甚憂也故無逸者圖逸之本也

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

臣聞舜自耕稼以至為帝禹稷躬稼而有天下文武之功起於后稷蓋生人之功無大於稼穡四民之勞莫勤於農夫古之聖帝明王皆以此為最重之事有國家者大則祭祀賓客小則匪頒好用常則百官有司變則軍旅饋餉不從天降不從地出一本於農而

已雪霜之辰為來歲之計則皸瘃而寒耕炎歊之候為收成之慮則暴炙而暑耕其播種也假貸於人以為之本而不敢飽也其收成也倍稱輸息以償其負而不敢有也豪強者兼并之有司者重斂之而又有螟蝗水旱之變桴鼓盜賊之虞徭役屯戍之煩異端游手之食不可勝計豈特耕者一夫而食者百人也其艱難如此為民父母者必盡知之則思有以厚其生節其力平其稅斂去其蟊賊慎擇為其工者以捬

綏之使皆安於田里樂于耕稼不至於棄務褫棹耒
耜竄身於軍伍僧道工商之中或詭名影占以規免
賦役或出離鄉井以荒閒土地反為良農之害也然
後邦本牢固民心不揺財用有餘兵師足食而人君
可以安逸而無憂葢能知稼穡之艱難則知小人依
恃之所在也農之依田猶魚之依水木之依土魚無
水則死矣木無土則枯矣人主之依農亦猶此耳
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

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臣聞相視也小人之家其父母竭力劬身以事稼穡
既致溫厚其子享已成之產謂固然也華衣美食輕
費妄用一無所愛豈知父母積累之勤哉惟逸而已
矣其甚者則又戲諺誕言以侮慢其父母曰古老之
人窮窶寒陋何所聞知乎昔南宋高祖起自孤貧既
得天下命以微時所用農器藏之以示子孫至太祖
見之乃有慙色逸諺誕侮之流也至於今閭巷不令

之子弟毀其先業者皆如此此是何異於言昔之人無聞知也哉以里巷不令之人觀之豈所以戒人君以南宋太祖之事視之使成王無周公其不至於誕侮者幾希矣是故古之忠其君者過為之防先事而戒言所不當言以為之譬喻大槩如此若其不然則謂周公誕侮成王亦何不可之有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

臣謂周公恐成王之未信也故引先代人君無逸而享年者以明之中宗即太戊也太戊都亳亳有妖恠桑穀二木共生於朝七日而大拱天著不恭之罰太戊恐懼作原命之篇告其相伊陟以改過自新遂能弭灾變致太平故書曰在太戊時格于上帝此嚴恭寅畏天命之寔也自度治民者自其身由法度以率百姓也源濁而求其流之清表曲而求其影之直没世不可得矣或曰萬民之衆好惡不齊愚智不一人

君以一身而欲化之不亦難乎臣曰人之性善雖千萬人猶一人也人君據可為之地有可行之勢好正直則下以諂諛為戒矣好誠慤則下以欺詐為懼矣其化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也人之常情約以法度之事則以為厲已格以法度之言則以為謗已曰行一善言月布一善令見百姓之不從也則曰民頑難化而不自責其躬率之未孚者人君之通患也非灼然獨見自度之方必無治民之效矣大戊能自度

猶未敢以為足也又復祗肅恐懼不敢荒怠安寧然
後可以終自度治民之道其檢身如此嗚呼美哉上
而奉天則嚴恭寅畏下而治民則自度祗懼不敢荒
寧其心必不放縱其身必不怠惰何暇為淫佚敗度
之事乎其享國久長降年有永乃其必至之理也臣
聞天人相去不知幾千萬里之遠人能動天世多疑
之然古之聖人記消異之迹不可誣也大雷電以風
偃禾拔木成王畏之不信讒言親逆周公而風不為

災旱既太甚宣王畏之側身修行欲銷去之而旱不為虐此詩書之格言也魯隱公八年三月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隱公不戒而兆鍾巫之難晉惠公時沙鹿崩惠公不戒而有韓原之獲魯成公十六年雨木氷成公不戒而有苕丘之執此孔子之明訓也葢通天下一氣耳大而為天地細而為昆蟲明而為日月幽而為鬼神皆囿乎一氣而人則氣之最秀者也殺一孝婦何與於陰陽而天為之旱烹一虐吏何與於

陰陽而天為之雨必深考其故則知天不可忽而古
人應天以實不以文之說明矣以實者誠心畏懼改
過從善也以文者徒以言語而心不存焉心不存則
其氣不專故無感應之驗誠心畏懼則其氣與天地
合與神明通未有不應者也孝慈皇帝始生之年日
食四月旦寧德皇后始立之月月有食之既其禍為
如何崇寧二年彗星出其長竟天宣和元年一日無
故大水至京城皆大變異不聞消弭之方其禍為如

何靖康元年八月有星孛于東北芒怒赫然其行甚速見者震懼獨耿南仲以為敵國將滅之象使孝慈不戒其禍為如何天不可誣也頃在維揚秋蝗如雨春雷而雪廷臣不以告而敵騎飲江及次錢塘白虹貫日中有黑子廷臣不以告而周廬倡亂及次建康夏寒木落九月日蝕廷臣不以告而六飛泛海以成王宣王之所為攷焉陛下當時有消弭之道決不至此矣至紹興二年八月姦臣擅朝斥逐賢士上干天

象有星孛焉攷其日辰乃在讒逐黨魁之後一時羣
小自以能欺惑宸聽矯誣上天以為除舊布新之象
顯然載於赦令謂得志矣是年十二月八日行在大
火三省六曹憲臺諫院一切煨燼冬雷木氷地震海
溢積陰四十餘日之異雜然並見其時朋黨已盡逐
則災祥決不為黨人而見也乃去年九月賊豫稱兵
徑欲犯蹕人理所無天下之大變也然後知星火雷
震之類天所以告耳上賴陛下肅將天威聲罪致討

明君臣之義以扶三綱戎輅親行師旅用命逐却敵
人不然其禍可勝言耶以往時天變如彼是臣為退
避之計終不足以禳之以比年天變如此陛下決進
戰之謀轉災為福易於反掌則天人之際其果相遠
乎臣於此有私憂過計者自十二月二十六七日敵
騎將退而正月朔旦日有食之三元之始太陽虧光
不盡如鈎幾于瞑晦敵已折北此象何為而見耶其
時雖下詔音共圖應天之實而未見施為之事民心

不信葢陛下避殿減膳大臣上章待罪亦故事之文也且不聞舉行又况其他乎迺仲春之月雷電震耀繼以雨雹連日大雪甲拆盡摧季春已來及此仲夏常陰多雨氣候正寒皆陽微陰盛小人道長敵國憑陵之象無遠慮不知愛君者以為日食乃豫賊敗走之應也寒雨乃三吴梅潤之常也此言不息使陛下遇災而懼之意不及於太戊畏天之實臣竊憂之臣聞日月星辰雖度數有常雷電雨雪雖陰陽為沴然

休咎著應則皆人爲感之也既因感而致亦可感而
弭上天可畏不可不畏此古先帝王所以兢兢業業
而陛下睿哲尤當加意而圖之以祈天永命者也
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曁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
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
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
臣聞先儒言高宗之父曰小乙使高宗久居民間與
小人出入同事以知稼穡艱難故曰舊勞于外爰曁

小人暨及也孔子曰小人哉樊須也孟子曰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蓋田野細民耳非奸邪庸佞憸小之人也作起也起而即位遭喪宅憂幽默三年未有命戒天下莫不虛心傾耳以聽之及其免喪猶弗言也羣臣請焉曰不言則臣下無所稟令矣高宗於是作書誥四方舉傅說于版築之閒用以爲相此言一出天下信之喜其得賢臣置左右與時雍之治也得賢而任之疑可以自暇自逸猶且不敢荒寧而勤于

涖政故傅說告之曰知之非艱行之維艱高宗曰爾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其後雖有飛雉升鼎之異高宗用祖乙之戒正厥事以應之嘉靖殷邦小大無怨降年有永享國久長非不忘艱難戒於逸豫何以致此哉夫小人無怨人君之盛德也而非可違道以干之考傅說告高宗之言曰惟衣裳在笥又曰官不及私昵爵罔及惡德則官爵車服豈可輕以與人而求其悅哉若奪私昵之官以與能取惡德之爵以與賢

私昵惡德之人獨無怨乎而高宗乃能行之葢惜名器慎賞賜與所當與天下恱之不與所不當與彼自具分當然又何怨之敢興哉嘉靖之要無過此矣茍爲不然則人思茍得廢法毁令紛然求於分外以干其上與此則彼怨與彼則此怨不嘉而惡不靖而競雖區區不自暇逸亦無益于治矣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

三年

臣聞祖甲即湯孫太甲也夫與細民同處可以知艱難耳非天質甚賢未有不淪於汙下之習者太甲之質中人而已不義惟王爲小人所化也伊尹放之于桐宫三年自怨自艾復歸于亳起而即位其爲小人所化之行已改而小人之情狀則盡知之矣伊尹訓之曰無時豫怠太甲聽之是以能保惠庶民不敢侮鰥寡民安樂之天眷顧之而降年有永享國久長也

夫鰥寡之人衆所易陵也惟聖人加意焉故帝堯則
不虐無告武王則不虐煢獨成湯則子惠困窮文王
則政先四者葢天道至大未嘗擇物而覆之代天理
物不當使匹夫匹婦不被其澤又況衆所易陵之人
乎苟惟保形勢畏高明貧者日貧富者日富使强陵
弱衆暴寡智詐愚勇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
其所人心怨咨干動和氣水旱盜賊由是而作則大
亂之道矣此古人之言非臣之言也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臣嘗觀民庶之家其辛勤創業者大率皆黄髮鮐背既壽且康至其子孫一傳再傳之後膚革柔脆疾病易入嗜慾放恣年命不永豈天使之然哉逸與不逸之所致耳況於人君乎晉悼公漢昭帝皆明君也其即位之日尚幼耳目口體之奉早矣亦無能壽考況

於求為逸樂之主乎或謂漢世宗唐明皇放情恣慾而享年甚久則周公之言有時而不可信也臣曰治蔔䣨酒人食之必死而魏武帝唐太宗不死豈可遂以治蔔䣨酒為可食哉若漢世宗唐明皇蓋千萬人而一遇耳以其偶然乃欲以不貲之身而試之非愚則狂而已矣臣因周公之言而思之五福一曰壽古之聖人無不壽者臣子之願乎君父莫加於此矣而周公獨以無逸為致壽之法者蓋人君伐生殘形之

事有五曰酒曰色曰音曰遊觀曰田獵此五者皆生於逸逸則不知戒懼無所用其心於五者必有一惑焉惑則心移志易氣耗而形敝不得盡其天年必矣後世人主目視極色耳聽極聲口嗜極味撞鐘美女酒池肉林日力不足繼之以夜方且溺方士之説鑿金化丹以祈不死秦漢之君行之莫效有唐以藥而沒者三帝其亦不講無逸之過歟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

臣聞王季文王之父也太王王季之父也周公言非
特商之三宗爲能無逸我之父祖莫不然克勤于德
世世相承此周之所以興隆而無替也抑有遏止之
意人所以肆行而無所畏者不能自抑也遏其妄情
止其私欲惟義理是從則必畏天命必畏祖宗必畏
師保必畏諫諍必畏謗讟必畏禍亂凡可以致治者
無不慕也凡可以致亂者無不畏也此非他人所能
與由我而已矣故曰克自抑畏言其心自爲之不由

乎人也然畏一也而有當畏有不當畏者如前所陳當畏者也雖聖人不敢不畏若夫逆理之臣子反道之仇敵則當修明政刑以禳却之如舜征有苗周征三監高宗伐鬼方宣王伐玁狁亦何所畏哉

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

臣謂文王大聖人也不以美衣服為心其心在於安民重農事耳組麗文繡之飾人心所同欲兒女子之所尚士志於道而恥惡衣猶不足與議況為天下國

家而好潔其衣服必無遠大之慮矣古人發蜉蝣之刺爲是故也康功者安民之功也田功者重農事也

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

臣謂徽柔懿恭者周公形容文王德美之言猶書稱文武曰聰明齊聖語稱夫子曰温良恭儉讓之類也人君執剛行健威如雷霆故以徽柔爲難尊無與北天下奉之故以懿恭爲難徽也懿也皆美也美于和柔非强柔也美于謙恭非强恭也其德氣粹美如此

若慈父母焉所以能懷保小民惠鮮鰥寡也鮮乏少者也鰥無妻者也寡無夫者也文王所施惠賜予者乃乏少匹夫匹婦之類非補有餘損不足也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虧盈而益謙君之道當抑兼并扶貧弱哀多而益寡文王所為與天合德而不以私情好惡為予奪也昔者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

繼富孔子之言豈特為子華發哉葢聖人用財之政莫不如此是故高爵厚祿之人而又分之以貨寶惟恐不足陪之以土壤莫知紀極則繼富矣而匹夫匹婦至於飢寒凍餒而莫之恤者必不能周其急也此伯者之所不為而況文王如天之道乎

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

臣謂人過時而不食則飢寒之患立至文王獨何所急而自朝至于日中昃猶不暇食哉葢其心以天下

為一家以百姓為一體言有不便於民事有不益於治者切心思慮而改行之以民情和悅無有怨懟為事誠有時而不暇食耳非虛言也禹曰啓呱呱而泣予弗子伊尹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孟子曰周公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大聖人憂世猶若是況不及聖人者當如何哉雖然勤有二道於所當勤而勤之則事立而功倍於所不當勤而勤之徒敝精神勞體膚而無

益也秦始皇衡石程書隋文帝衛士傳餐非不勤矣而其治亂比之文王如天壤之相絕葢徒勤而已矣冉子退朝孔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葢譏其勤勞於事而不知為政也政與事相似而不同人君能識政事之異親政而不親事則知所勤矣

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

臣謂惟正之供者賦稅之常也所入有定數則所用

有定式一或妄費必將不給而加賦橫斂之政出矣遊田者一時之逸樂也以一時之逸樂使斯民困於供億文王不忍也惟其不忍是以不敢盤于遊田其自克如此嗚呼文王之德至矣哉

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臣聞文王年四十七賜斧鉞得專征伐為西方諸侯之長雖身不有天下而後世推原得天下之始則自為西伯時實受天命矣文王享壽九十有七年享國

五十年而曰受命惟中身者先儒謂舉全數也四十七年之前爲諸侯四十七年之後爲方伯三分天下有其二其權重矣其勢崇矣其富貴將極矣而文王自奉未嘗加於昔日不侈衣服不遑暇食不盤遊田以代其生蕩其志克綏期頤之壽非德勝其氣性化其欲不爲權勢富貴所變何以至此此文王之所以

聖歟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

田以萬民惟正之供

臣謂嗣王者指成王也則者法也淫者過也文王于觀逸遊田不敢有所過為成王者當法其不過于觀逸遊田也何謂觀如魯隱公觀魚于棠莊公觀社于齊齊景公觀于轉附朝儛之類臧孫所謂不軌不物曹劌所謂後嗣何觀而晏子所謂流連荒亡為諸侯憂則觀之過也何謂逸如魯文公三不會同而怠于邦交四不視朔而怠于布政作主稽緩而怠于練祭

太室屋壞而息于宗廟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而
息于憂旱魯國失政自文公始則逸之過也何謂遊
如周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
焉秦始皇隋煬帝作離宮别館不知其數千乘萬騎
極意巡行百姓嗟怨以亡其國則遊之過也何謂田
如夏太康畋于有洛之表十旬不返為羿所奪羿又
不監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為浞所殺漢
武帝微行出獵夜過栢谷渴而求漿為主人所辱則

田之過也故于觀于逸于遊于田則必輕費妄用萬民正供之常賦不足以給之而重斂於民民力窮困弱者死溝壑壯者為盜賊莫與守其國家而欲與之偕亡矣其初特欲為快樂耳其終至此此聖人所以長慮却顧而戒之於其漸也

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

臣謂無皇者不敢自暇也不敢自暇曰姑為今日之

樂後日不為也今日為之心必好焉安能忘之後日
欲不為得乎若曰姑為今日之樂耳則是逸意已萌
民心不從天意不順下得罪於民上得罪於天如此
之人大有過咎也若順也丕大也民以力事其上艱
難孰甚焉而我以躭樂臨之彼肯服乎杜牧之曰使
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者非民攸訓之謂也天行
健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凡物之健者無以加
之故君子自强不息上法乎天畏天之威憲天聰明

庶乎其能則之也苟躭樂暇逸弗克若天天其眷顧乎書曰紂自息乃逸天罔愛于殷非天攸若之謂也天所不順民所不從人君之過咎無大於此矣凡此皆以情慾自恕謂一日躭樂不足為害者也人情猶水耳隄防謹固則水不得洩一有蟻穴之漏則千丈之隄百尺之防亦將潰矣禮法嚴備則情不得放一有自恕之意則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亦將廢矣故臣竊謂無逸之君未有不謹於禮者能克已復禮逸何

從生乎

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

臣謂紂之無道後世言惡者必稽焉周公方稱文王之聖又及商紂之惡無乃不類乎葢人心無常也操之則存舍之則亡罔念則狂克念則聖使成王聽周公之訓則有及於文王之理使成王而忽周公之訓則有同於商紂之道葢中人之性可上可下惟有志之君乃能自克焉耳齊小白用管仲則九合諸侯一

匡天下用豎刁易牙則身死在殯四鄰謀動其國家唐明皇用姚崇宋璟則海内晏然幾致刑措用李林甫楊國忠則失國播遷出咸陽四十里而無食是故明主兢兢憂畏必近君子必遠小人不諱亂亡不惡逆耳雖比已爲丹朱如禹之於舜方已以商紂如周公之於成王亦所樂聞而喜聽銘心而永戒是以不至於亂亡而能保其安逸也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誥胥保惠胥教誨

民無或胥譸張爲幻

臣謂古之人者周公稱往昔聖賢君臣也胥者相也相誥訓以事而相啟迪相保惠以德而相安和相教誨以道而相成就君有過舉臣則正之而無隱臣有未盡君則求之而不敝各務展盡不事形迹讒言不入譖愬不行上下交而志意通物理明而人情達小民所以不敢相與譸張爲幻以誑惑其上也譸張誑也幻惑也凡姦憸之人欲誑惑其上者必因其所好

惡之偏而入其說貪則誘之以貨財怯則導之以畏
懦是非不明則變亂邪正以遂其私賞罰不當則誣
罔功罪以壞其政自旁人觀之猶幻師施迷人之術
顛倒反易亂其耳目被幻者初不自覺乃以為誠然
是可歎也憸姦之人多矣周公欲成王不為所惑則
莫如受忠良之訓告求吉士之保惠師賢哲之教誨
姦憸遠屛誑惑何因而至哉
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

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

臣謂正刑者正法也詩稱文王曰刑于寡妻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長是以為之律度陳之藝極引之表儀告之訓典以遺後嗣保其國家所謂正法也後嗣之賢者則監于成憲後臣之賢者則謹守前規天下所以治安民心所以不怨謗言所以不作也至其子孫不知前人之艱難不知小人之依恃不聽訓誥保惠教誨之言於是姦憸之人因其所好而訓之曰先王

之法何必固守而不變也時既不同事與時並有損有益同歸于治而已世主甘心而不察於是先王正法自大至小無不更改違道咈民尚使一切之欲天下騷動民不得安怨讟並興入於大亂而莫可救止矣原其所以皆出於人主自聖輕忽其臣不求忠良以胥訓誥不求吉德以胥保惠不求賢哲以胥教誨而姦憸之人譸張為幻故耳往往在熈寧欲大有為王安石譸張新法之說而為幻往往在宗觀欲承考志蔡

京禱張紹述之說而爲幻往在宣和欲文致太平王
黼禱張享上之說而爲幻往在靖康欲好邊疆耿南
仲禱張講和之說而爲幻皆以一言中人主之欲馴
致禍釁塗炭生民家國兩亡豈不痛哉方姦憸在位
之時與其徒黨唱和響應欺罔其君以竊富貴而志
士仁人觀之於隱微側陋之中與世俗幻師以術誑
惑迷人而取其金錢見笑於旁觀者無以異也前車
已覆後車當戒臣敢因是有獻焉臣聞天下有至正

之理自有天地生人以來至於今日不可改者存之則為正心行之則為正道言之則為正論盡之則為正人先王用是建立注措而謂之正法也何謂正天尊地卑君臣之義不可易也比年以來縉紳大夫忘君臣之義譸張為幻者又有甚焉尤可駭懼邦昌僭君入尸天位天下大變也從之者則譸張為幻謂能存宗廟活百姓矣苗劉握兵謀為篡逆天下大變也助之者則譸張為幻請録用其黨使言者勿論矣豫

賊挾敵竊汙京邑天下大變也許之者則譸張為幻欲通書問講隣好受禦餽以免其討矣稽之古訓無有是事特出於庸人懦夫偷生苟活為持祿保位之計滅三綱毀五常而不顧變亂先王之正法豈不逆理之甚乎陛下深思所以致此者而求忠良相訓告求吉德相保惠求賢哲相教誨愛日惜時不自暇逸則所言所行無非正法而譸張為幻者猶雪見晛亦何所施其說哉不然正法消亡邪法熾甚非國家之

福也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

玆四人迪哲

臣謂哲者智也迪者由也由其天稟之智不以私欲昏之則其明不蔽所以人莫得而欺之也中宗高宗祖甲文王四人者蓋嘗苦其心志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矣所以動心忍性兢兢業業不敢少有逸豫故其智慧日開情偽盡知天下之理無不昭晰彼譸

張為幻者莫得投其隙葢無逆之功也哲非人所能乃天所命也天命之而人不能自迪猶鑑之不拭塵愈集之猶井之弗汲泥愈汨之則昏然而已矣傅說告高宗當念終始常主于學惟學可以順志于理能務時敏速而不怠則其修勉乃有所至此亦迪哲之道也故董子曰强勉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勉强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聖賢之格言人主所當自克以行之者也

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

臣謂自常情觀之以小人而敢怨恨人君毀詈君父罪不容於死此周厲王所以設監謗之官秦始皇所以設偶語之禁或至於誅腹非戮反唇無所不至也古之聖人所見廣大不自私其一身惟恐有一言一事之不善故開闢言路使無壅蔽凡有口之人皆得以其情上達故曰士傳言庶人謗商旅議于市工執

藝以諫夫惟如此是以身無擇行朝無粃政以成安逸之功此周公所稱之意也皇大也大自敬德者責己而不責人之甚也責己而不責人信美矣則將何以驗之必曰朕之過失誠若是也心旣樂聞之其形於辭色者一無忿疾之可見也不特不敢含怒而已夫然後人知其君納諫受言雖怨詈之至亦欣然接之出於至誠而非矯飾四海之内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而德庸有不至治庸有不成乎恭惟本朝

祖宗無不虛懷從善勉於改過所言言路未嘗壅塞太平百年自王安石得志好人之同乎已而惡人之異乎已擯逺老成汲引輕薄風俗大壞蔡京繼之專以朋黨一言禁錮忠臣義士或謂之詆誣宗廟或謂之怨讟父兄或謂之指斥乘輿或謂之謗訕朝政行之二十年天下之士不仕則已仕則必習為導諛相師佞媚歌功頌德如恐不及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一日戎馬在郊烟塵暗闕而人莫敢告也天下猶人之

一身言路猶關膈也關膈通則血氣流行而身體通言路通則得失不蔽而政事治安石蔡京之化淪浹乎三紀之外至今遺風餘俗未消殄也欲變革之在陛下一人而已孔子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以後世觀之劉安欲叛漢獨畏一汲黯而不敢發使人主得如黯者七輩正色立朝昌言無隱小人必退聽姦宄必息心豈特不失天下而已哉固可以變危為安易亂為治矣又況能如周公所戒晉

受天下之言者乎

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為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兹

臣謂人君信譸張疾怨詈是不以堯舜自待而以周厲王秦始皇為可法也小人善於誑惑者未有不以告怨詈為小心苟入其說則必以萬乘之重而計較曲直於匹夫之口不從長思念其為君之道其心褊

隘記過不忘罰無罪殺無辜天下之怨舉集之矣孟
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
可以徙恐其漸及於已也賢人君子衆心之所與也
小人欲肆其姦必忌君子君子無罪可指則必反指
爲小人𨻶言潛譖以中傷之或以爲退有後言或以
爲賣直歸怨或以爲取名於外或以爲朋比欺君其
術雖多大要不出此數者人主一怒小則譴罰大則
誅殺不知其實則無罪徒默受天下之怨也隋煬帝

嘗謂左右曰吾性不喜人諫臣下知之惄爲譸張以
憂國者爲怨以忠言者爲謷宇文士及虞世基之流
以此取寵至於大難忽作兩臣終得自全而煬帝獨
尸其禍則以衆怨所叢不怨言者而怨聽者故也或
曰罰一無罪殺一無辜何遽至此臣應之曰自秦皇
隋煬觀之所殺固多其亡非不幸也自蔿伯觀之則
以殺一童子而滅其社稷自高紂觀之則以殺一比
干而失其天下然則繫殺罰之當否耳豈在多寡乎

周公戒王無逸而及此則以心昏志蔽讒邪得入者皆生於好逸求安不知警懼浸淫及亂而罔覺也是以反復言之驗於成王躬致太平則其著心服行之效不可誣已

斐然集卷二十二

# 斐然集卷二十三

宋　胡寅　撰

## 左氏傳故事

隱公元年鄭武姜愛叔段請使居京莊公許之祭仲諫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不聽既而叔段使西鄙貳于已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

將若之何公又不聽叔段又收貳以為已邑至于廩延子封曰厚將得衆公又不聽叔段繕甲兵將襲鄭公然後命子封率車二百乘伐京叔段出奔共

臣聞制國者必使本大而末小然後勢順而易制故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古人至言也鄭國當是時可謂危矣姜氏以國君嫡母主乎內叔段以好勇得衆居乎外伐君簒國之勢已成莊公若無兵車二百乘則鄭固段之有也古者用車戰一乘之車當七十有三

人二百乘則一萬四千六百人在春秋書法當名之曰師非小衆也克段者力爭而僅勝之詞以一萬四千六百人討不義之叛人力爭而僅勝則以叔段形勢壯盛不易圖也使莊公早用祭仲之言不至此矣緜緜弗絕蔓蔓奈何毫釐不伐當用斧柯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

衛公子州吁有寵而好兵公弗禁石碏諫曰愛而弗納于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故也寵而不

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鮮矣

臣聞驕謂氣體傲肆奢謂奉養侈靡淫謂情慾縱恣佚謂心志怠忽四者有一焉必入於邪而況兼有乎邪者不由正道之謂也為子以孝為正有此則不孝為臣以恭恪畏慎為正有此則不恭恪畏慎原其所由然則由寵待過厚爵禄太崇積日累月其勢必至於此是故嚴父於子戒之於初辨之於早不致末流之禍父子天性也其治尚爾君臣以人合尤不可忽

也
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
濟矣
臣謂阻者恃也恃兵以為險阻使人不敢忤犯也人
之良心本於不忍忍者非良心也安於殘忍非能除
害徒生害耳人道以慈愛相羣所謂用兵者去其害
人者耳苟為阻兵安忍視平民如禽獸推而進之將
何有於君父哉漢光武責其將曰觀放麑啜羹二者

孰賢盍知此道矣

石碏惡其子從州吁為逆使從州吁如陳乃告于陳曰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涖于衛石碏殺之

臣謂父子主恩君臣主義其輕重不二是謂大倫當臣之無禮於君雖慈父不敢私其子石碏之於石厚舍慈愛之小存名分之大可為萬世法矣雖然子為叛逆父則誅之其割恩為難何者以天性故也臣為

叛逆君則誅之其正義非難何者以人合故也孔子之春秋為亂臣賊子作以俟後聖也後世有事僞君從逆臣而誅討不加焉難於行義而易於為不義孔子之志隱矣

魯隱公如棠觀魚臧僖伯諫曰君將納民于軌物者也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公曰吾將畧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于寡人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

臣謂孔子教人以克己為要克己者以義理勝其私意也凡人志意云為試以一日之中自加考校由私意而動者十有八九由義理而動者十無一二故克己最難有志之士未有不由此而進德者而況人君居移氣養移體所以動其情慾者多乎不能自克則其不善之積猶火消膏亦不自覺魯隱是也僖伯之諫忠言也隱公不能自克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其志荒矣其不終之兆著矣厥後雖加禮於僖伯之葬

又復失言謂僖伯恨巳僖伯賢人也豈致憾於其君哉隱公若曰叔父有諫于寡人而弗能從寡人悔之𦵏之加一等猶足以昭改往修來之意而加等之𦵏為德賞矣惜其不能及此也魏鄭公諫唐太宗伐高麗太宗不從及敗績而歸乃曰魏元成若在不使我有此行亟使馳驛祀以少牢立所製碑召其妻子勞賜之若太宗拒魏公之諫與魯隱同而悔過出於誠心非如隱公之偽飾其致太平宜哉

隱公四年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左氏曰諸侯伐鄭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故書曰翬帥師疾之也

臣謂兵權者有國之司命也古之得天下者未有不謹持此權者也以堯舜禹三大聖人之宅天下可謂以德不以力矣然四凶强族堯不誅而以俟舜舜初即位按其惡而投之四夷而後天下服是堯以兵權

授舜也有苗弗率舜不討而以俟禹禹初即位乃會
羣后誓師奉辭伐罪是舜以兵權授禹也湯武之事
又可見矣至周成康之隆天下刑措兵寢可謂無事
康王以元子即位名分素定其誰敢有異志然成王
命仲桓南宮毛與齊侯吕伋以干戈虎賁之士逆康
王于南門之外干戈虎賁者親衛也于南門之外者
顯之於衆也古先帝王制世馭俗之權如此是以令
之無不行禁之無不服手麾指顧動容嚬笑之間無

不如意所謂兵權者有國之司命命者死生所係故
也宋殤公聽州吁之邪謀會諸侯伐鄭隱公辭宋公
之命而拒公子翬之請義也翬乃不稟公之義而樂
從宋衛之邪謀固請而行專已無上出入自肆不待
鍾巫之事而知其為弒君之賊矣春秋簡嚴不貴辭
費若書曰翬帥師會伐鄭亦可矣而必曰翬帥師會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言之重辭之複惡之之甚
也隱公自是失權而兵制于翬至於十年中丘之會

又不待公而先會齊鄭伐宋其縱恣跋扈如此而隱
公終弗能治其及於寪氏之禍非一朝一夕之故其
所從來者漸矣是故伐鄭之舉因請而行伐宋之舉
不待公而先會其志之所存正所謂履霜陰凝聖人
之大戒而隱公智不足以及此惜哉仲尼於是去翬
公子之稱一以謂翬者隱之賊非公子也二以明討
翬之法當絶其屬籍不使得爲公子也使隱公於翬
固請之際未及成師而出之時奪其兵權改付賢卿

片言而已矣夫爲天下國家者以有法度爲要前王立法度固爲保守基業消弭禍亂也而往古握兵之人其始必請便宜從事其久則事必出於法度之外夫便宜從事者施於臨敵對陣機不可失難從中覆故擇利便權時之宜而行之豈謂無時不便宜邪既以便宜自處則以法度爲不便宜於已乃託爲詞說曰法度者承平之所用若施之亂世行軍用師則有所碍矣今日以私欲乙行一事明日以私怒乙罷一

事往往非法之所當聽也設智計較勝負不用之於外而用之於內人皆知之獨以迫於形勢不得已而從之者多矣夫事至於不得已而從則必有欲禁而不能禁之事其失司命之權不已著乎其為羽父之固請不已大乎此智士之所憂懦夫之所畏喜因循者之所不顧非聖人獨見於䁲兆之端明霜氷之戒傳筆削之大用其孰能與於此

隱公六年周任有言曰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

草馬斐夷蘊崇之弗使能殖則善者信矣

臣謂人君之德當如天地無不覆載何獨於惡人而欲去之如此臣請以農圃者喻之去稂莠者以其傷禾稼也除葛蔓者為其蔽卉木也若推兼容之量使稂莠禾稼並生於畎畝卉木葛蔓雜毓於園圃人必指為農圃之病矣況為國家者乎此所以發周任之論也昔武王聖人也亦曰樹德務滋除惡務本故舜舉十六相則十六族務滋故也去四凶則四凶族務

本故也夫黍稷果蔬養人之物不種則不生種而草侵之亦不能成矣草之為物其生不待種雖芟夷緼崇而功或不繼未有不復生者也是故君子難至小人易聚難至則常不得行其道易聚則每得伸其志治日以是常少亂日以是常多此有國家者之至戒也或曰芟刈也夷殺也不亦已甚乎臣曰天下之道二善與惡而已自一言之當一行之是推而上之至於聖而不可知皆善也有小大耳惟惡亦然所謂芟

吏者非舉天下之小人而盡殺之蓋謂官使者也或禁之於未然或遏之於方萌或既形而黜除之或滋蔓而斬絶之皆去惡之道大要在於勿使能殖殖者深根固蔕牢不可拔之謂也夫草之初生毫末之萌耳與黍稷果蔬之萌未有異也其壯長條達則為害如此草之萌猶惡之微也見著非難見微為難自古滔天之惡未有不起於微者如王莽志在篡逆曹操窺伺神器初皆匿情矯飾終移漢祚然則人之善惡

皆不易知知之矣而樹德不務滋除惡不務本猶無益也

桓公三年晉始亂封桓叔于曲沃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

臣謂人主之尊如天臣民猶地地無及天之理而臣民於君有僭逼易位之道是何也本小末大威權去已始也欲正之而有所不忍中也欲治之而有所不

敢終也欲取之有所不能矣名者實之賔天子者名實之極隆也擅生殺之柄操慶賞之權予奪在我縱舍在我令之必行禁之必止雖總衆百萬如韓信雖控制萬里如王忠嗣東西南北用舍進退惟君所使而莫敢或違此充名之實也至於欲取之而不能則必有其漸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師服之論無乃意在此乎其後沃盛強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則民不服事而下有覬覦此言果驗乃後世之戒也

桓公六年楚子侵隨楚鬭伯比曰隨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鬭伯比曰少師得君隨果用少師之言追楚師季梁請止隨侯勿追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其後少師益有寵鬭伯比曰可矣楚子伐隨季梁請下之弗許請攻楚右弗許惟少師之言是聽遂至敗績少師見獲而免

臣謂國有賢材則隣敵視其用舍為進退而賢材者固凡愚之所忌疾也是故齊有管仲九合諸侯管仲

死則四鄰謀其國家百里奚一也虞不用而亡秦穆公用之而伯上論千古無不然者季梁與少師之謀自今觀之一得一失易見也自隨侯觀之未免於二三其聽矣夫驗成敗於事爲之後者衆人之見也辨得失於謀議之初者非小智所及惟明主能之唐憲宗欲伐淮蔡舉朝不可惟裴度以身任之迄用有成非度之能乃憲宗用度之難也武宗欲伐劉稹諸鎮皆有輔車之勢惟李德裕以身任之迄用有成非德

裕之能乃武宗用德裕之不易也二宗無二臣其中興之功未必能立二臣不遇二宗則無聞而死耳後世尚何知故曰君臣之會千載一時也夫楩柟豫章天付之以棟梁之用騏驥驊騮世知其有千里之足老於空谷阨於鹽車顧臨事而歎人才之難得何哉坐使反賊睥睨而無憚强敵憑陵而不置彼豈無如鬭伯比知少師之可欺豈無如熊率且比季梁之不用者乎文王立賢無方言用之之路廣不止一人

而已人君於賢材惟患不知既知之而不急於用則大謀無時而決大險無時而出大難無時而平也古人不云乎日月逝矣歲不我與

桓公十一年楚屈瑕將盟貳軫鄖人將伐楚師莫敖患之請濟師于王鬭廉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成軍以出又何濟焉遂敗鄖師卒盟而還

臣聞鬭廉之言古今之至論也考之往事無不然者矣常人之心動於血氣之使好已之勝不能自克是

以不和智愚異才而並列是以不和能否異功而同其賞是以不和不擇端方之士以裨贊之有讒人交鬬於其間是以不和負才藝者屈於下而善媚賂者壓於上是以不和出法違度不以時制馴習既久彼懼於討而訓之懷疑心以事其上是以不和親之厚之疏之薄之係於愛憎之偏而不協賞刑之正是以不和有求則必得將至於求所不可求而勢不得與也則怨怒與焉是以不和能者奮其勇而前不能者

忌而疾之是以不和疾人之能則必幸其敗勝不相推敗不相救彼見疾者又思所以報之是以不和官尊祿厚者奉已侈泰多妖麗廣金帛奪商賈侵公家之利莫知厭也而士卒乃有短褐半菽之歎非心附之徒迫於埶耳是以不和保任功狀未必皆有功而實有功者或蒙私怒而見黜鞭笞斬殺未必爲軍事而實有罪者或蒙私喜而見貸人心不服莫肯爲用因以姑息不敢役使是以不和有一於此雖廉藺並

將韓彭共軍關公前茅張飛後勁未有能成事者也而況才不逮古人萬分之一而兼有如前之失乎如是而欲所征克所戰勝必不能矣故紂之旅億兆而心德睽離武王之臣十人而一德一心王莽虎豹之師六十萬光武以三千摧之符堅之衆九十七萬謝安以一將破之藺廉之論可謂信而有證者也自古大衆難用而輕軍易勝子玉剛而無禮不可過三百乘是能將二萬人而已其後城濮之戰卒以衆敗漢

高駕馭豪傑滅秦亡楚而才之所將不過十萬古之觀人者大抵如此若較實而論之凡後世以將自任者上孰與漢高而其衆已中分矣下孰與子玉然未嘗不以兵少爲請也雖然兵者詭道也故雖不能將而以大衆虛聲加之敵人猶之可耳至於實不可犯者非虛聲之足恃也上下同志生死同情勞逸同形動靜同處則在於和而已矣然則如之何而可以使之和也惟監前所謂不和之由處之各當於義宜賞

然後賞當罰則必罰予奪抑揚若權衡於物不徇乎私情而行乎公道當於其心方且欣畏帖服之不暇又何不和之敢乎是故苟和矣光武可以敵尋邑謝玄可以劫苻秦苟不和則若林之旅無救於曳兵而走故曰師克在和不在衆不明乎此而曰知兵不治乎此而欲用兵臣愚所不信也

斐然集卷二十三

乾隆御覽之寶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李堯棟
謄録監生臣王　鉽